

仿佛今天全世界的作家、论家和读者,都无异议地认定无论何种语言的何文学,无论起脚于古早的什么时候,至往十九世纪文学的珠穆朗玛

是耸立起来了。不用“杰出、伟大”的字样去谈论十九世纪之写作,都无法表述人们对十九世纪作家与作品的敬与爱。远行走遍世界,凡作家、读者、论人开口讲说文学时,几乎人人都对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如数家珍般。其熟悉之程度,说了如指掌都为词穷语。而说若鼻孔熟之于呼吸、唇齿熟之于舌言似乎才合适。

然而从人家的十九世

烟花三月彩衣堂

要英



一提翁同龢的名字,人们就会感受到少年得志、两朝帝师、位极仁臣的显赫。从翁同龢现存一千两百余首诗作来看,他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并且抒发着一腔爱国忠君、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儒家思想。我很早就聆听过当年博士导师吴中杰教授的介绍:常熟翁同龢故居即彩衣堂典雅而雄浑,常能引发后人之抒怀,在江南民族故居中如同姣姣明月。

今春终于有了机会前往翁同龢故居瞻仰,结伴而行的还有两位老师李理和周海英。心仪已久的翁同龢纪念馆,

就隐藏在常熟闹市区的白墙灰瓦的老街区小巷里,巷口矗立着一座石质的状元坊,算是最抢眼的标识。古灵精怪的几只不同花色的猫成了向导和模特,带着游客们穿过一重又一重大大小小的门,跨过或高或低的一个又一个门槛,只见厅堂院落递进交错,其间的楹联、书法、篆刻众多,令人目不暇接,各种古树、花草,甚至连花瓣状小井都别具风致,还有灰色的猫前爪交叉昂首匍匐在屋顶上,宛如翁同龢纪念馆的守护神。

跨进这状元人家高高的门槛,海英老师说感受到江南人低调内敛的文人气质,院落小巧精致,布局细腻,随意中却暗藏着心思和寓意。一角屋檐、一面白墙、一块窗棂,可以让现代人穿越到过去。这是灵秀江南千年文化底蕴的写照,是东方审美情趣的高雅极致。李老师则认为翁同龢书法融合了颜体与汉碑风格,可谓名副其实的书法珍品:“尤其是那一手小楷,严谨、端庄而一丝不苟。”我也注意到了,这是翁同龢晚年传世之作!而我觉得这些诗歌与书法作品,与田园诗意的桃花源可以相互媲美。但在内外交困的危机时代,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翻涌,洋务派自强求富,而翁同龢,作为科举制度下培育出来的典型书生,在危机与变革中,一生所学,诗词歌赋书法篆刻,皆为风花雪月,面对坚船利炮百无一用。晚年他的病中诗书写着有心无力的无奈。1904年翁同龢辞世,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考试,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翁同龢式的旧日书生们演奏的一曲最悲凉的挽歌。

翁同龢故居如今是常熟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更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彩衣堂本名森桂堂,为常熟大族桑瑾建于明代成化、弘治间。后数易其主,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始归翁心存即翁同龢之父所有。彩衣堂今基本保持完整,经整修面貌焕然,1991年辟为翁同龢纪念馆。如今的彩衣堂,不仅是常熟著名的故居园林,而且已经成为各路文创从业者灵感之源。

有一部老电影,叫《金玉盟》,我读中学时电视台经常翻来覆去地放,里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情节,就是男女主人公在船上相遇,很聊得来,他们带着各自不能言说的心事,却让彼此成为了最好的自己。

当时看了,都觉得老外真是浪漫得不得了。可要说起骨子里的浪漫,不动声色的中国古代人才是高手,比如,大家真心认为,人和人的相遇,哪怕只是擦肩而过,也是修来的缘分。只有修炼到了一百年的功德,才能得到搭乘同一条船,一起渡河的机会;换成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攒够了一百年的积分,才兑换了这辈子一次短暂同行的机会。如果还能走得更远,那就得花上彼

时尚

至初刊于1900年前的《七剑十三侠》和成书于1903—1909年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十九世纪之写作,大体才戛然收场而止笔。

而相应于世界文学的十九世纪之顺序,将目光落在书架上,看见从书架上走出来的讯息是,歌德轰动整个欧洲、掀开十九世纪小说新页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竟是写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1774年;《亲和力》是十九世纪初的1809年。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分别出版于十八世纪末的1795与1796年。大仲马1826年写了《当代故事集》。巴尔扎克1830年出版了《私人生活场景》和《哲学研究》小说集。雨果在1831年出版了他的世纪经典《巴黎圣母院》。狄更斯在1837年,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匹克威克外传》。夏洛蒂和艾米莉姐妹在1847年,同时分别出版了《简·爱》和《呼啸山庄》。而俄国文学在小说创作中,1830年,普希金完成了他的《别尔金小说集》,之后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39—1840),果戈里的《死魂灵》(1842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等。

一若十九世纪文学之钟的惊天震响到这儿,伟大写作的世纪峰巅陡然耸立了,之后那些伟大到从小说中落掉一个细节、一个人物,都能把文学的土地砸出一个天坑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和小说之经典,星群闪烁、熠熠辉光,每每出现一个作家或一部经典小说后,随之而来的光辉就照得读者睁不开眼。



相看(摄影) 徐渭明 摄

此几世的修为,无论是再次相见,还是长久相处。

在千古流传、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白蛇传》里,当许仙路遇柳下避雨的两位路人,便把自己的伞相借,同时善意地邀请对方上船,先送她们回家。越剧唱本中,撑船的艄公其实是土地老变的,为了能让许仙和白娘子这两个本不认识的陌路人成为美眷,他特意安排了“风雨同舟共渡”;而京剧版本里,船家更是神助攻,有一句经典唱词:“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

最近,国际顶流、网络直播红人“甲亢哥”小达伦·沃特金斯造访中国,作为坐拥3800万粉丝的超级偶像,一举一动都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热议,所

她坐在露天花园的一角,点了红茶,服务生问:加冰?她连连不不不,要热的。

55岁以后,她就断了冰咖啡、冰淇淋、冰啤酒,现在的她,包包里有保温杯、围巾、伞,还有速效救心丸。

她今年59岁。已经单身10年。老同学介绍了一个,她阴丝刮哒:我也蛮忙的。老同学道:你忙你忙,天天对着手机打搅蛋,真要是一个人在家跌倒了,喊天天不应,有个“老来伴”相当于有份安慰吧。她翻翻白眼,嗯了一记,道:“老来伴”难听死了!

说是这么说,人还是来了。对方很瘦,径直走向她,她也没有那种“相亲”的不安,真是年纪大了啊,连害羞与虚荣都是遥远的词语了,更别提什么“相见恨晚”的感觉了。

对方:你是刘小姐吧?就算被叫作“刘小姐”,她也波澜不惊,反而感觉他有点装腔作势,如果叫自己“女士”会更自然一些。她朝他点点头,对方坐下。她从脚往上看,对方一双球鞋,牛仔褲,这两个部分没有差异;再往上看就“人车分流”了:一件白色T恤,显然洗过多次,有点瓢,松松垮垮贴着身体吸着肉,虽然消瘦,但即使坐着整个人也是垂下来了……再往上看的一张脸,无风又无雨,问题是头发刚刚染过,墨墨黑,他一笑,一口过分亮白的烤瓷牙在阳光下闪烁闪烁。

对方说:你已经

仿佛在十九世纪中,世界上除了文学(小说)和读者,就没有其他的职业、人事和物事了。就是时过境迁到百多、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手捧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品去谈论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与写作,也仿若手捧沙砾论高山,抓一把草芥去谈林木。

我曾经在一次多年前的饭局上,先一步至宁静的饭店雅间后,见到一位可敬的青年作家比我到得早,二人握手时,看见他手里正捧着一本《安娜·卡列

尼娜》在字字句句读,见我在盯着他手里的书,他说了一句不惊天动地却让人终生难忘的话——

“阎老师,我觉得我们都不配读人家的书。”

藉由这句话,让我想到2003年,在我出版《受活》时,曾在小说的扉页上,写了这样几句多余言:

现实主义——

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近些。

现实主义——

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近些。

《受活》出版后,在中国文坛引起的关于现实主义之争吵,今日回忆已是季雨中的几滴水。然那几句关于现实主义的平素寡白话,是清晰地透着我对十九世纪之写作,有着巨大的一种敬畏感。正是这种尊崇敬畏感,让我很早就茫然而思十九世纪人家在写“人世文学”(人的文学与人之世界之文学)的世纪峰作时,而我们的口舌和笔墨,在同一世纪的百年里,还在闭门说写公

人都介绍给他。一开始大家以为“甲亢哥”是个只有百来粉丝的小主播,但并没有冷落他;后来意识到他有多红时,也给予足够的空间和尊重。

尤其邻座那位毫不知情的绍兴小姐姐,尽管英语磕磕巴巴,有时词不达意,但落落大方,说的每句话都让人忍不住姨母笑。她顾不得船晃,起身教他蛇拳鸟拳螳螂拳;由于嗓音遭到直播间看客的讽刺,女孩有些伤心,他为她唱生日歌,耐心温柔地安慰她:“你的声音很美,我喜欢你的嗓音,做你自己,别听他们的……”船快靠岸,岸上是成千上万等待的粉丝。别人只是羡慕他的年少成名,女孩却说“当名人好累啊,很不容易”;尽管全世界都在磕两人的糖,

熟年相亲记

王丽萍

点好了?那我就加一杯咖啡了。

她心里虽然作天作地的,但假牙与染发,还是对生活有热情的表达吧?此时服务员问他:要不要加糖?对方摆手:不不不,我糖尿病,不吃糖。她一愣,对方加一句:别误会,我血压血脂都还好。糖尿病很多年了。问题不大。她喝着咖啡,不再看他。只是有点懊恼,不是说相亲吗?上来就说体检,人生真是越来越无趣啊。

很快他的咖啡上来了,他抿了一口,道:我现在租了一个公寓,两室户,出门就是滚滚红尘,很方便,你以后要是想约着喝茶逛街打牌,就叫我一声,我现在的人生,就是随叫随到。她想问,你这把年纪还要租房?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跟他也许就是一杯茶的相遇,凡事不必当真。什么叫熟年?就是被岁月煎炸烹煮成为老汤,什么都不会咯噔一记落心落胃了。

对方继续说:介绍人说你单身10年了,想找个个人“抱团取暖”。她一笑:“抱团取暖”就算了,一把年纪说“抱”字有点不合时宜。

对方连连微笑,身体朝前倾斜,表现出了专心致志,阳光下他的黑发与白牙熠熠发光。他眼睛亮亮地看她:听介绍人说你喜欢搅蛋,我们要不要来一局?她嘀咕:两个人打啊?毛病!对方精神来了:现在

啊!她心里倒是真的咯噔一记,看着他,只见他打开包包,掏出一副嚓刮勒新的扑克,他被他的样子给震到了,嘴巴都微微张开,露出难以相信的神情。只见他双手扣住扑克,洗牌,叠牌,一气呵成,然后放在她的面前:你先?

她伸出手摸着牌,前几天在海底捞吃饭时新做的薄荷绿的指甲同样在阳光下游缤纷扑闪,两个人你一张我一张地摸牌,很快进入状态,出牌、思考、狡辩、争执、懊丧、欣慰、得意……两个人在一局搅蛋里经历了男女之间从陌生到熟络到默契到信任的所有阶段,现在已经翻山越岭掏心掏肺了。

她一边出牌一边说:我之前很担心我半夜跌倒了怎么办?自己叫不了120怎么办?所以才来相亲的。对方出牌很快,见缝插针地诉说历史:我10年前太太走的,孩子后来就出国结婚了,我把我们的房子卖掉折现分给孩子,把财产切割干净,我一口气租了20年的房子,谢天谢地我还能活20年。我早就写好遗嘱,不会给孩子、给社会添麻烦,我还有退休工资和保险,虽然有糖尿病,但是总而言之身体还可以。

她继续出牌,手气不错,势如破竹,很快她赢得第一局。他刷啦啦啦啦地洗牌,她看着他:以后,我们做个牌搭子怎么样?

午后的清风中,从树梢上摇曳的绿色不知不觉碎落在他俩的头上,铺进小桌上,他看着她的脸,斩钉截铁:我愿意。

案、狭邪和儿女英雄的传奇期;还在文言文和浅白话的古典文学墙围内,自得地打坐或吟唱。

我们当然可以从我们的古典文学中,说出我们之好胜于他们的千好万好来,可单纯地回到十九世纪这百年的小说写作上,还是让我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在那一时期的世纪小说比对中,看到了森林之大和草芥丛的小。看到林之所以为林、草之所以为草的所以然——尽管在十九世纪的百年前,我们已经有了《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巨著和经典,可我们有着这些小说经典时,人家也早已有了《变形记》(奥维德)、《堂吉珂德》、《十日谈》以及《巨人传》等等为文艺复兴垫脚的经典小说。

诚诚恳恳说,在十九世纪我们的闭门写作期,我是真当以为若不是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白话运动起风落雨的现代文学之轰然,为我们回头飞速补了

七夕会

他们却比谁都明白,旅程结束说“再见”,能不能再见很难说了。他搜遍全身,把自己最喜欢的手伴送给她,请她记住自己;她紧紧攥在手里,回他:“我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当全网都被甜到,纷纷问“这个小姐姐是谁”“手里拿的真的不是剧本?”,她却喃喃自语,但求不要被骂:“我只是个路人……”

“百年修得同船渡”,你会如何对待一个一面之缘的同路人?一辈子只见过一次的人,还会再相见吗?如果我们都相信缘分,并且攒了足够的人品积分,就一定会的。

记得尽量对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因为中国人相信,下次再见,可能又需要一百年。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九世纪小说这一缺,文学在十九世纪的两相比较上,那该是何等的沙砾与山脉,芥草与林木——怀着这样一种写作者的卑微感和敬畏心,有机会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授文学课程时,我试着从金字塔下的一基一石、一草一木说起来,于是有了我的新书《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的拙言和笨语。藉此去体悟学做木匠是要首先学会斧头和拉锯,明白白有举斧拉锯才能把一段木头破解开来的笨道理。也藉此知道了长城之建造,虽然巍峨又壮观,但终是要从一块块石头的锻造、扛运和清理山脉地基上的浮草虚土做起来。

《十九世纪写作十二讲》,当然不是他人习学写作的唯一入门书,但它可能会是一些习学者的始发站。它以剥洋葱的方式在反复地说明、证明着,十九世纪的小说之写作,最是可以成为一个喜爱文学的人,在提笔起稿行路时,最好、最适脚的一个起脚点。即便它不是别人写作的起脚点,也一定是我这样面对十九世纪文学的卑微者,向十九世纪写作虔诚敬畏的一个躬身礼。

一个开门向深邃阔大的世界文学的瞭望口。

2025年1月1日于北京

